

文苑絮语

未央



陕西人民出版社

文苑絮语

木 斧

陕西人民出版社

文苑絮语

木 斧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西安昆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2 插页 117 千字

1991年7月第1版 199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224-00201-1/I·55

定 价：2.85元

培贵的诗·····	(54)
雨田的诗·····	(59)
鄯家发的诗·····	(65)
苏华的诗·····	(73)
圣野的儿童诗·····	(76)
韩霞诗三首旁释·····	(82)
《流沙河诗集》读后感·····	(88)
读《故园别》·····	(92)
留在雨后的脚印·····	(94)
《森林抒情》·····	(96)
《祝你心灵美》·····	(98)

读书札记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序·····	(107)
试论鲁迅作品中的模特儿·····	(110)
郭沫若诗歌中的爱国主义·····	(121)
介绍《巴金创作论》·····	(137)
介绍《巴金的生平和创作》·····	(139)
一个朴实的创业者形象·····	(141)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新探索·····	(150)
南南和胡子伯伯的遭遇·····	(153)
喜读公木《诗论》·····	(160)
方平和莎士比亚交朋友·····	(163)
一本简明的《欧美文学史》·····	(165)

一首改头换面的诗·····	(167)
---------------	---------

文艺生活随笔

寓知识于故事情节之中·····	(171)
-----------------	---------

“生活”小议·····	(173)
-------------	---------

自己造的酸酒自己喝·····	(176)
----------------	---------

诗 坛·····	(178)
----------	---------

回 顾·····	(180)
----------	---------

后 记 ·····	(185)
-----------	---------

创作甘苦谈

苦甘書

学诗，在严冬季节

我学写诗，是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是在春暖花开前夕的严冬季节。

那个时代，社会是动荡不安的，我的家庭生活同样是动荡不安的。所有的学校都是采取强制的方法，把学生关起来读书，不准过问政治，在我幼小的心灵中，一切都是枯燥无味的：国文是个干瘪死板的老头子，公民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数学是个冷酷无情的陌生人。我对这些功课都不感兴趣，感兴趣的恰恰是学校不允许接触的课外书籍。我读书的地点相当僻静，就在成都市郊土桥乡的西来古刹庙宇内，一到自习时间，老师不敢来查夜，我便埋头看课外书去了。能借到什么文学书籍就看什么，鲁迅的、茅盾的、巴金的、郁达夫的……一读起来，就感到同现实挨得很近，周围死气沉沉的空气顿时变得清新了。就这样，我开始对文学发生了兴趣。

一九四六年，我快满十四周岁了，在一片“罢教、怠教”声中，我开始学写小说。我把我的第一篇反映教师贫困生活的小说《胡先生》，投寄给《学生报》。那是地下党领导的一个小报，十分重视直接从学生中培养编辑人材。方然同志发表了我的小说，在他离开成都之前，指定了专人同我联系（他是一个不出名的、仅仅发表过几首小诗的诗人，名叫林祥治，笔名罗梅。他是诗人罗洛的好友，也是我的好友）。从此，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和文学的道路。由于我积极完成了报社分配给我的撰稿、组稿和推销报纸的任务，后来便直接参加了报社工作，担任文艺版编辑（在学校，我仍然是一名挂名学生）。我的工作是十分忙碌的，既是编辑，又是校对员，发行员，同时还是两所女中的联络员。在这样的条件下，我竟不知不觉地写起诗来，连对什么是诗也不甚了了的状态下写起诗来了。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我至今也说不清楚。是因为我接触了一个新的环境，接触到一些诗人和诗，我喜欢读我的前任编辑杜谷的诗，也喜欢读我同时期的编辑葛珍的诗呢，还是因为我在工作中有了自己的感受，产生了爱，也产生了憎，我急切地要想表达我的这些感情呢？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要当一个诗人而写诗。我的第一首诗是《沉默》。当时我感到那个世界乱哄哄的，快要爆炸了，但表面却很平静，许多人不敢讲话，“明哲保身”，对什么事都保持沉默。我凭着这种气愤的感情，提笔就写成了这样一首诗：

不能忍受，

不能让眼泪往肚子里流，

不能再沉默！

皮鞭抽在身上，

为什么不叫喊？

喉头没有哑，

为什么不歌唱？

不是从沉默中消失，

便是在沉默中燃烧。

这首诗刊登在1947年2月22日的《光明晚报》文艺副刊《笔端》上。编辑炼虹化名金刃发表了《答〈沉默〉》一诗赠我，大意是说，有激情，有诗意，但太直太露了。他说，他的沉默，不是不敢歌唱，而是为了更好地歌唱，医生嘱咐他要保重嗓子。我懂了，难道沉默不也是斗争方式之一吗？为什么非要大喊大叫不可呢？何况我写的是诗，不是呼口号啊！我当时实在也不懂得什么是诗，于是我贪婪地读起诗来。我每天晚上跑青年路夜市书摊，用我的全部稿费购买诗集。凡是诗集，我都买，我都抄，甚至还要背诵。中国的新诗，从二十年代冯乃超的《红纱灯》，到四十年代袁水拍的《向日葵》，这一段时期的诗人艾青、田间、邹荻帆、绿原、鲁藜……的诗，我见一本买一本，买一本读一本。外国

的诗，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到歌德的《浮士德》，到拜伦的《唐·璜》，全译的，节译的，缩写的，都看，看得懂的要，看不懂的也要看。我喜欢普希金、莱蒙托夫、尼克拉索夫的诗，更喜欢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那些感情奔放而又风格各异的诗。为了直接理解原文，我猛攻英语，半年之后便能阅读并且翻译一些小诗。感谢新新新闻晚报文艺副刊的编辑王冰洋和洪钟同志，刊登了我翻译的许多小诗，使我在诗歌创作道路上大大跨进了一步。

这里附带作一点反省。回忆往事，有些事真是幼稚到十分可笑的地步。我好读书，不求甚解，崇拜鲁迅，看了鲁迅《华盖集》上的《青年必读书》，我居然下决心不读古书（这是由于我片面理解了鲁迅先生的话了吧），这对我早期的诗歌创作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

如果说，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那么整个文学，整个社会，整个文化知识都是诗歌的仓库。那个时候，生活是相当贫困的，每晚陪伴我的只是一盏油灯。然而精神食粮是相当充足的，我不仅读诗、读小说、读历史，同时还读了大量的“禁书”。封面上是无名氏的《塔里的女人》，内文却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延安整风文献。我曾从列宁著作中得到过启示，写了一些《寓言诗》。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吸取力量，化为对解放区生活和解放全中国的热烈向往。我写的《海的祝福》、《献给五月的歌》、《致马雅可夫斯基》都带有这种色彩，《冬天》更朴实、更亲切、更精练地表达了我在严冬季节的这种感情：

我要出去
踢开我的小门
(让无耻的寒冷
跟踪着来吧)
我要到蒙雪的田野
走着看看：
小树发芽没有？
太阳出来没有？

看来，诗和时代是息息相关的。尽管诗是有个性的，诗人用他自己的经历、感觉、风格去写诗，但他毕竟是属于时代的，诗的个性寓于时代之中。古今中外许多著名的诗篇，往往就是时代的号角。如果一首诗看不出诗的背景、意境和时代风貌，那也就失去了诗的生命。

我写诗的时间其实不长，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五年基本告一段落，十年；从一九七九年年底恢复写诗到现在，三年多一点时间；加起来，大约十三年吧，只不过是一个初学写诗的长胡子的少年罢了。十三年的甘苦，可以归并为一点：诗，要有感而发。诗，要表现新的意境、新的感受、新的追求。永远不要说，诗的题材前人已经写尽了，不可能再创新了。时代在前进，生活在变化，每个人的经历、爱好、性格各有差异，在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中是可以捕捉到新的意境的。我不断的叮嘱自己，写诗，不要去重复别人的诗的意境，也不要重复自己写过的用过的意境，更不要满足于既有

我为什么写诗

《学诗，在严冬季节》发表以后，有几位青年同志对我说，我们想获得的是关于诗的艺术技巧，而你却谈了满篇的政治和革命，你能不能撇开革命单独谈一谈诗的创作技巧呢？我说，我不能。从我参加革命和从事创作活动的经历来看，革命和诗歌是一同诞生的。当我投身到革命的熔炉之中时，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要当一个诗人。但是，为了革命，我却写起诗来。我的第一首诗《沉默》，是这样产生的，另一首诗《血，不能白流》也是如此。

1948年，成都爆发了反动派镇压学生运动的“四九”血案，我，一个中学生，同另外一位同学赶奔四川大学，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一位同志，把我们募捐来的一点现金交付给他。这位同志认识我，他握着我的手说：

“还有更重要的，你应当无条件给我！”
“什么？”

“一首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马上就写！”

很快就写成了这首《血，不能白流》的诗，写好了就刻印。就在这一天，这份诗传单就在游行的队伍中散发了。

这样的诗，在国统区的报刊上是不可能发表的。它既没有印成铅字，也没有稿酬，但它却在游行的队伍中发表了。

这是革命事业，也是诗，我无法把它们严格地分开。

当时，我生活在革命的大风暴之中。对反动派的憎恨，对人民的爱，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革命的激情，构成了我的诗的主旋律。

我并不是不知道直露不等于诗，我并不是不懂得诗的语言需要推敲，我并不是不了解我的这些诗传单写得十分幼稚。鲁迅有一句话，我认为是说得十分中肯的。他说：“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两地书》）但是往往在这样的时候会出现几句佳句，则是事后无论使用什么技巧也写不出来的。我这里不是要说怎样写诗的问题，而是想说明诗是怎么产生的。

诗人艾青这样说过：“过度的愤怒和过度的悲哀都产生诗歌。”我认为这句话是对的，但要补充一点：欢乐，也能产生诗歌。“四五”运动期间，出现了一个诗的高潮；粉碎“四人帮”，举国欢腾，又是一个诗的高潮。诗的高潮是指诗的规模和诗的气势推动了诗的发展，不等于说高潮中出现的都是质量高的好诗，也不等于说高潮过去了，便可以脱离时代，避开生活，为写诗而写诗，为艺术而艺术，到象牙塔

去念经，到西方去拜佛了。诗，总是伴随着时代的鼓点前进的。我们的国家正在进行四化建设，调整机构，改革体制，发展生产，以及人的心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表现为急风暴雨，但同样是激动人心，感人肺腑的。面对今天的生活，如果诗人对四化建设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怎么去写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呢？

我的笔是笨拙的。但我从写诗这一天起，我始终不会背叛五四以来我国新诗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我不会改变我对诗的信念。

当我重新恢复创作的时候，我是带着这样的信念，回到诗的岗位上的：

浪花，拍击着大海的节拍。

号角，震动着时代的脉搏。

诗是浪花。

诗是号角。

1984. 1